

■ 隔岸观火 |

川渊三郎的遗憾



葛爱平

日本职业足球之父川渊三郎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：他对中国足球有三点“遗憾”。

川渊三郎当年作为日本足协主席，一手创立的日本足球职业化改革只比中国早一年。29年过去，当时水平不如中国的日本足球，已经把中国足球远远甩在了后面。

对于现今中日足球的差距，川渊三郎说：一、中国球员缺少进取心；二、中国足球内部不团结；三、中国足球在“从娃娃抓起”上做得不够。

坦率地说，我对川渊三郎的这三点意见一点也不奇怪，在过去几十年里，中国的媒体早就对此做过广泛的剖析、批评和呼吁，但是几乎没有改变。

要说不团结，这是中国足球的老话题了。不虚心、不团结，各派林立，在伍绍祖(1988年至2000年任国家体委主任和第一任体育总局局长)任职期间，就不止一次地批评过；

缺少进取心，尤其表现在国家队的比赛上，未战先怯，在中国足球职业化之后，反而病状越来越严重；

至于“从娃娃抓起”，在取消了体校培育机制，全部回归社会后，反而不知道从何抓起，缺少一个制度性的培养链。

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与日本的差别在哪里？依我之见，最最根本的，就是中国足球表面上是职业化，其根子仍然是行政化的，并没有真正到市场的大江大河里去游水，这是川渊先生不太可能知道的。

中超曾经红火过，当时大举进入足球的投资人，并非都是出于对足球的热爱，或者想在职业足球的市场上展示身手，而是带着足球之外的利益需求不计成本地投入，使中超球员的薪资跃上世界一线，许多在中国踢过的外国球员欲转会欧美却找不到买家，因为对方根本付不起这么高的转会费和球员的天价薪水，这都是非市场行为造成的尴尬后果。

对于这些，川渊先生应该能看到，这些在日本职业足球是不可想象的。因为日本足球就是市场经济为主导的，职业足球也不可能例外。

日本职业足球改革一开始，就要求俱乐部名称改中性化，这是俱乐部能够长治久安，不依附于某个大财团，避免俱乐部命运与企业、财团过于紧密的原因。中超直到职业化改革二十多年后才推行这一措施，但已经晚了。

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如今举步维艰，再一次跌入深谷。如果虚心向成功的协会学习，从根子上而不是表面上进行所谓的改革，还是有希望的。

■ 秦天论道 |

不祝好运！



秦天

中国女足昨出征东亚杯。26人中二十六七岁球员12位，占了近一半，且多是主将。“80后”一位，“00后”四位。阵容的年龄结构处在出成绩的时期。

可是，阵容的位置结构有所欠缺。前锋只有一个——王

珊珊。没有中锋。首次入选的何绍芬，是踢左边卫的。此前，左边卫一直缺人，曾试过踢后腰的姚伟改踢左边卫，尝试效果并不理想。一位两将配置的要求，左边卫略显单薄。

这次出征东亚杯，中国女足的主要问题，是能否较快进入比赛状态。

女超5月14日结束，距今两月余，球员一直在封闭集训之中，没有踢过正式的比赛。核心球员王霜治伤养伤，今年还没踢过比赛。

一直没有比赛，球员能否立马进入比赛状态，是个未知数。

练与赛诸多不同。以往的中国女足习惯长期封闭集训。现在的中国女足依然如此。可否作为一个课题，研究一下集训时间长短的利弊，封闭与开放的利弊，找到一个最佳点？

中国女足的重要任务是世界杯、奥运会，其次是亚洲杯、亚运会。东亚杯的重要性远在上述四大赛事之后。明年有世界杯，能否将东亚杯重点放在球队战术的磨合、稳定与考察新人上？

问题是，中国女足一向引人关注，夺得亚洲杯冠军后，球迷的期望值升高。无形的压力之下，教练团队，尤其是主帅水庆霞能否顶住，是一个考验。

要想明白，兼得两全之事很少，有得有失是常态。咬定该得的，夯实备战世界杯的基础与条件。由此，此次东亚杯，不祝中国女足好运！

■ 自说自画 |

你会跳远吗



阿仁

●王嘉男红透了。中国运动员王嘉男在2022年俄勒冈田径世锦赛男子跳远决赛中，最后一轮跳出8米36，逆转获得金牌。这是中国田径选手首次在跳远项目获得世锦赛冠军。比赛刚结束，王嘉男的最后一跳视频就在大家的朋友圈里传上来、转过去，所有的跟帖都是惊叹与赞美之词，为中国体育人喝彩，为亚洲黄种人叫好。王嘉男是中国第三位的世锦赛男子冠军，也是亚洲黑头发、黄皮肤的田径运动员在跳远项目中第一次盖过了其他人种选手。赢得真是爽快。王嘉男到上个月才年满26岁，还年轻得很。他曾经三回在梦中夺下了世锦赛的这枚金牌。他彼时甚至觉得这样的梦境好不妥当。现在梦想成真，王嘉男喜极而泣。在梦中没有做到大哭一场吧？梦想真是奇妙的。以后做夺冠梦该补哭一通的。

●王嘉男夺金的跳远姿式为走步式。走步式是起跳后两脚交替向前摆出，像是运动员在空中迈腿走步，潇洒异常。跳远还有两种姿势，一是蹲踞式，是团起身体、两腿全蹲落地。另一种为挺身式，起跳后整个身体向后呈现“反弓”的姿态，落地前迅速收腹来增添动势。跳远的初学者大多都为蹲踞式。有长进了会练就挺身式。专业跳远选手时下大多为走步式，在米黄色沙坑上漫步疾走，好看得很。

●当下的年轻人、甚至中年人不会跳远吗？在规范的沙坑中跳过远吗？跳远运动的设施需要有一段助跑的跑道，一块助跳的起跳板，一个不少于10米的松软沙坑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实行劳卫制体育锻炼标准，中学生要求达标得完成跳远4米2。那时的中小学都设有沙坑。所以曾经在沙坑中跳过远的朋友都有六七十岁哉。以后受制于校园设备，学生体质标准中改跳远为立定跳远了。由此不会助跑冲刺跳远的朋友不在少数。校园体育发展得全面、充分，才会有更多的王嘉男涌现出来。为跳远冠军鼓掌叫好时，也为学校中的沙坑设立来呼唤一记。

跳得远，还需落得稳。不是吗？

■ 老骥伏枥 |

含金量很高的一个冠军



姬宇阳

王嘉男的最后一跳，不仅让自己拿到了一块世锦赛金牌，也让中国男子田径又一次在一个从前我们并不是很强的

项目实现了突破。

昨天，在2022田径世锦赛男子跳远决赛中，中国选手王嘉男在最后一跳中发挥出色，以8米36的成绩获得冠军。

这个金牌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。

男子田径本来就不是亚洲运动员的优势项目，而像男子短距离的100米、200米，包括刘翔以前夺金的110米栏，这些都不是我们中国男子运动员的强项，在这些项目上如果想要突破，一般来说，需要那种很有天赋的运动员灵光乍现。

昨天这块世锦赛的跳远金牌，真的是有点惊喜的感觉。此前的世界游泳锦标赛上，咱们中国跳水队一块块夺金，这个是在大家的预

想之中的。包括像乒乓球世界大赛这样的舞台中，我们登上冠军领奖台也已经习以为常。

但是男子田径不一样，我们基本上隔很多年会出现一名非常有天赋的男运动员，然后去冲击一下世界冠军。比如上世纪80年代的朱建华，在男子跳高方面一度达到了世界水平。后来很多年之后，我们又有了刘翔。刘翔退役之后，我们在这个项目上暂时还没有选手可以去冲击世界冠军。接着是苏炳添，东京奥运会上，苏炳添在男子100米的比赛中进入到最后决赛，已经是我们中国田径的一个巨大突破了。

这一次，男子跳远再次给了中国体育一个惊喜。

恭喜王嘉男，加油王嘉男！

■ 宇观赛场 |

告别是为了再出发



朱润宇

7月11日，男子网坛传奇、瑞士人费德勒的积分首次被清零，暂时离开了世界排名的榜单。另一位女子网坛老将小威廉姆斯则是在今年温网女单首轮出局。不过，这并非两位老将职业生涯的终点，而是他们再出发的起点。

1997年9月，16岁的费德勒拿到了自己首个ATP积分。在目前25年的职业生涯中，瑞士人曾从最初的第800名开外的男单排名一路爬升至世界第一、拿下了20个大满贯男单冠军，但也面临着伤病的困扰。自去年温网止步男单八强后，费德勒就因膝伤选择了休战。但因ATP的积分只计算球员过去52周获得的积分，因此在今年温网后，休战长达一年之久的费德勒没有了积分，25年的辉煌暂时告一段落。

短暂的离别，并不等于再见。今年温网，费德勒又回到了伦敦郊外的那片草场。在温网中央球场落成100周年的活动上，曾在这片球场拿到过八个温网男单冠军的瑞士人表示，退役前至少还会打一次温网。今年9月，费德勒还将在伦敦O2球场和纳达尔、穆雷等其他几位巨头一同出战表演赛性质的拉沃尔杯。

和长期休战的费德勒相比，小威廉姆斯虽然没有遇到类似情况，但她已从当年叱咤女子网坛、获得了23个大满贯冠军的领军人物，变为了年轻球员“练手”的对象。在今年温网首轮不敌24岁的法国球员哈莫妮·谭后，她已经连续两年止步温网首轮。不过，和费德勒一样的是，她并不会就此阔别赛场，而是会在8月参加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罗杰斯杯。届时，她将与斯瓦泰克、康塔维特、莱巴金娜等一众“95后”、“00后”竞争。

对老将而言，最难但最完美的是坚持。英雄迟暮，费德勒、小威从坐拥山巅，到看着山下的年轻球员不断往上爬，再到回首之时，梅德韦杰夫、斯瓦泰克等新生代球员已经爬到了山巅，书写着属于他们的网坛传奇故事。这是竞技体育的残酷，也是唯美之处。费德勒、小威为什么比不过年轻球员？也许有技战术的原因，也许有玄学上的运气成分，但他们更多的是输给了时间。

老将们的短暂的告别或是失利，并不令人意外。当他们再次回到熟悉的球场，或许就是他们该放下一切包袱，然后向前看的时候。但无论这些老将选择何时再出发都不会晚，因为那也是他们轻装上阵的时候。甩开“史上最佳”球员的身份，简单地做个毫无包袱的外卡选手，何尝不是一种选择？